

2
4150

愛之巫神

新世紀文藝叢書



3 0605 2979 3

錢牧風裝幀

愛 之 巫 神

沈從文作

華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印行
1929

73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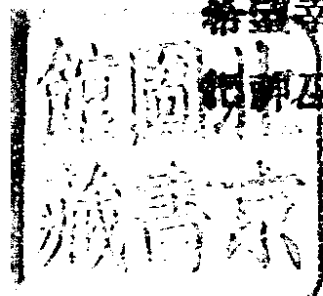
342

神 巫 之 愛

857.7
749-0
R

第一天的事

在雲石鎮碧門外守候那神巫來臨的女子，爲數有五十，全是極年青，不到二十三歲以上，各打扮得像一朵花。人人能猜擬神巫帶來神的恩惠給全村的人，却帶了自己的愛情給女人中的某一個，因此凡是碧中年青的女人，都願意這幸福能落在她頭上，所以全來到此地了。她們等候那神巫來到，希望幸運留在自己身邊，失望分給了衆人，結果就同神巫的馬引到自己的家中；把馬安頓在



馬房，把神巫安頓在她自己的有新麻布帳子山棉作絮的房裏。

在雲石鎮的女人心中，把神巫款待到家，獻上自己的身，給這神之子受用，是以爲比作土司的夫人還覺得榮幸的。

雲石鎮的住民，屬於花帕族。花帕族的女人，是全爲世界上好男子的傾心而生長得出名美麗的，下品的下品至少還有一雙大眼睛與長眉毛，使男子一到面前就甘心情願作奴當差。今天的事，却是許多稍次的女人也不敢出面競爭了，每一個女人，能多將神巫的風儀想想，又來自視，無有不氣餒失神，嗒然歸去。

在一切女人心中，這男子是應屬於天上的。縱代表了神，到各處降神的福祐，與自己的愛情，却從不聞這男子戀上了誰個女人。用顏色，或歌聲，盡一切的誘惑，神巫直到如今還是獨身，神巫大約是在那里等候的。

神巫是在等待誰？生在世間的人，不是都得漸漸老去麼？美麗年青不是很短的事麼？眼波櫻唇，轉瞬即已消逝，神巫所揮霍拋棄的女人的熱情，實已太多了。就是今天的事，縱五十人中有一個爲神巫加了青眼，也就有其餘四十九人對這青春覺到可惱。美麗的身體若無熾熱的愛情來消磨，則這美麗也等于累贅。花帕族，及其他各族，女人之所以精緻如玉，聰明若冰雪，溫柔如棉絮，也就可以說是全爲了神的兒子神巫來注意！

好的女人是不必用眼睛看，也可以從其他感覺上認識出來的。神巫是有眼睛的人，他就更應當清楚各部落裏美中完全的女人是怎樣多。爲完成自己一種神所派遣到人間來的意義，他一面爲各族誠心祈福，一面也應當讓自己的身心給一個女人所佔有！

是的，他明白這個。他對於這事情比平常人看得更分明。他并無奢望，只願意得到一種公平的處

置。在任何部落中總不缺少那配得他上的女人，斜着眼，抿着口，做着那歡迎他來擺布的樣子。他并不忘記這事情！許多女人都能擾亂他的心，許多女人都可以差遣他流血出力。可是他因為另外一種事情，終於把他變成驕傲如皇帝了。他因為做了神之子，就彷彿無做人間好女子丈夫的分了。他知道自己的風儀是使所有的女人傾倒，所以本來不必偉大的他，居然偉大起來了。他不理任何一個女人，就是不願意放下了其餘許多美的女子去給世上壞男子髒污。他不願意把自己身心給某一女人，意思就是想使所有世間好女人都有對他長遠傾心的機會。他認清楚神巫的職分，應當屬於衆人，所以他把他自己愛情的門緊閉，獨身下來，儘衆女人愛他了。

每到一處，遇到有女人攔路歡迎，這男子便把雙眼閉上，拒絕誘惑，女人却多以為因自己貌陋，無從使神巫傾心，引慚退去。落了腳，住到一個宿

處後，所有野心極大的女人，來在窗外吹笛唱歌，本來窗子是開的，神巫也必得即刻關上，彷彿這歌聲煩惱了他，不得安靜。有時主人自作聰明，見到這種情形，必定還到門外去用惡聲把逗留在附近的女人趕走，神巫也只對這頭腦單純的主人微笑，從不說過主人是做錯了事。

花帕族的女人，在戀愛上的野心等于白臉族男子打仗的勇敢，所以每次聞神巫來此作讎，總有不少的人在窗外來迎接這美麗驕傲如獅子的神巫。人人全不相信神巫是不懂愛情的男子，所以上一次即或失敗，這次仍然都不缺少把神巫引到家中的心思。女子又完全極美，胆又非常大，明白這地方女人的神巫，騎馬前來，在路上就不得不很慢很慢的走了。

時間是燒夜火以前。神巫騎在馬上，看看再翻一個山，就可以望到雲石鎮的砦前大梧桐樹了，他勒馬不前，細細的聽遠處唱歌聲音。原來那些等

候神巫的年青女人，各人分據在路旁樹蔭下，盼望得太久，大家無聊唱起歌來了。各人唱着自己的心事，用那像春天的鶯的喉嚨，唱得所有聽到的男子都沈醉到這歌聲裏。神巫聽了又聽，不敢走動。他有點害怕，前面的關隘似乎是不容易闖過，女子的勇敢熱情是只有這一鎮爲最的。

追隨在他身後的一個僕人，肩上抗得是一切法寶，正感到沉重，想到進了砦後找到休息的快活，見主人不即行動，明白主人的意思了。僕人說道：

“我的主，你放心，女人不是酒，酒這東西是吃過才能醉人的。”他意思是說女人是想起才醉人，當面倒無妨。原來這僕人是從龍朱的矮奴領過教的，說話的聰明許多人都不能及。

可是神巫裝作不懂這僕人的聰明言語，很正氣的望了僕人一眼。僕人在這機會上就向主人笑，表示他什麼事全清清楚楚，瞞不了他。

神巫到後無話說，近于承認了僕人的意見，打

馬上前了。

馬先是走得很快，然而即刻又慢下來了。僕人追上了神巫，主僕兩人說着話，上了一個坡。

“五羊，”神巫喊着僕人的名字，說，“今年我們那邊村裏收成真好！”

“做僕人的只盼望主人有好的收成，別的可不想管他。”

“年成好，還愿時，我們不是可以多得到些錢米嗎？”

“主人，奴僕是需要銅錢和白米養家，可是主人要這個有什麼用？”

“沒有錢我們不挨餓嗎？”

“一個年青男人他應當有別一種飢餓，不是用錢可以買到的。”

“我看你近來是一天脾氣壞一天，講的話怪得很，必定是吃過太多的酒了。”

“我自己倒不知道。在主人面前我并不撒謊。”

“你應當節制，你的伯父是酒醉死的，那時我都很小，我是聽黃牛寨教師說的。”

“我那個伯父倒不錯！酒也能醉死人嗎？”他意思是女人也不能把主人醉死，酒算什麼東西。

神巫却不在他的話中聽那另外意義。只提酒，他說，

“你總不應當再這樣做。在神跟前做事的人，是荒唐不得。”

“那大約只是吃酒，主人！另外事情——像是天許可的那種事，不去做也有罪。”

“你是真在褻瀆神了，你這大蒜！”

照例是，主人有點生氣時，就擊這用人比蘇比慈，以示與神無從接近，僕人就不開口了。這時坡上了一半，還有一半上完就可以望到雲石鎮在腳下。在那里等候神巫來到的年青女人，是在那里唱着歌，或吹着蘆管消遣這時光，快要上到山頂，一切也更分明了。僕人爲了救濟自己的過失，所以不

久僕人又開了口。

“主人，我覺得這些女人好笑，全是一些獸東西！”

神巫不答，騎在馬上伸手摘了路旁土坎上一朵野菊花。他把這花插在自己的鬢邊，神巫的頭上原是包有一條大紅綢首巾，配上一朵黃菊，是更其動人的嫵媚了。若說女人行為是獸，那這時神巫打扮得如此華貴，近于更獸了。

僕人見到主人情形，也隨手摘了一朵花安置在頭上，他頭上包的是深黃布首巾，花則是紅色。有了這花僕人更像蔣平了。他在主人面前，是願意一切與主人對稱，以便把自己的醜襯托出主人的美的。其實則這人也不是在愛情上落選的人物，世界上就正有不少龍朱矮奴所說的，“吃攪了水的酒也覺得比酒糟還好的女人，”來與這神巫的僕人論交！

翻過坡，坡下砦邊女人的歌聲是更分明了。神

巫意思在此間等候太陽落坡，天空有星子出現，則這些女人多數因回家煮飯去了，他就可以趕到族總家落腳。

他不讓他的馬下山，跳下馬來，把馬繫在一株冬青樹下，命令僕人也把肩上的重負放下休息，僕人不願意。

“我的主，一個英雄他應當在日頭下出現！”

“五羊，我問你，老虎是不是夜間才出到溪澗中喝水？”

僕人笑，只好把一切法寶放下了。因為平素這僕人是稱讚主人爲虎的，這時不好意思說虎不是英雄。他望到他主人坐到那大青石上沈思，遠處是柔和的歌聲，以及憂鬱的蘆笛，就把一個鑲銀漆朱的葫蘆拏給主人，請主人喝酒。

神巫是正在領略另外一種味道的，他搖頭，表示不要酒。

五羊就把葫蘆的嘴親着自己的嘴，仰頭嚕嚕

啍啍喝了許多酒，用手抹了葫蘆的嘴又抹自己的嘴，也坐在那石上聽歌。

清亮的歌，嗚咽的笛，在和暖空氣中是更其使人迷醉。

日頭正黃黃的晒滿山坡，要等候到天黑還有大半天的時光！五羊脾氣是不走路時就得吃喝，不吃喝時就得打點小牌，不打牌時就得睡！如今天氣正溫暖宜人，五羊真願意睡了。五羊又聽到遠處雞叫狗叫，更容易引起睡眠的慾望，他當到他主人面前打了哈欠。

“五羊，你要睡就睡，我們等太陽落坡再動身。”

“主人，你的命令我反對你一半承認你一半。我實在願意在此睡一點鐘或者五點鐘，可是我覺得應當把我的懶惰逐去，因為有人在等候你！”

“我怕她們！我不知道這些女人爲甚麼獨對我這樣多情，我奇怪得很。”

“我也奇怪！我奇怪她們對我不如主人了。”

如果世界上沒有主人，我或者會幸福一點，許多人也幸福一點。”

“你的話是流入詭辯的，鬼在你身上把你變成更聰明了。”

“我若是聰明，便早應當把一個女人佔有了主人，讓其餘女子把希望的火蹣熄，各自找尋她的情夫！可是如今却怎麼樣？因了主人，一切的愛情全是懸在空中。一切……”

“我不是龍朱，你也莫學他的奴僕，我要的用人只是能夠聽命令的人。你好好爲我睡了罷。”

僕人於是聽命，又喝了一口酒，把酒葫蘆擱在一旁，側身躺在大石上，用肘作枕，圖安睡。但他仍然有話說，他的口除了用酒或別的木揼頭塞着時總得講話的。他含含糊糊的說道：

“主，你是老虎！”

這話是神巫聽厭了，並不理他。

僕人便半像唱歌那樣低低哼道：

“一個人中的虎，因為怕女人的纏繞，不敢在太陽下見人，……

不敢在太陽下見人，要星子在天上時始下山，……

沒有星子，我的老虎，我的主，你怎麼樣？”

神巫知道這僕人有點醉了，不理會，以為天氣實在太早，儘這個人哼一陣又睡一陣也無妨於事，所以只坐到原處不動，看馬吃路旁的草。

僕人一面打哈欠一面又哼道：

“黃花崗的老虎，人見了怕；白耳族的老虎，牠只怕人。”

過了一會僕人又哼道：

“我是個光榮的男子，女人，你們全來愛我！

把你們的嘴，把你們的臂，全送給我，我能享
受得下！

我的光榮是隨了我主人而來的……”

他又不唱了。他每次唱了一會就歇一回想，像

神巫念禱詞一樣。他爲了解釋他有理由消受女人的一切溫柔，他把他的資格旋即唱出。他說：

“我是千羊族長的後裔，黔中神巫的僕人，女人都應歸我。

我主人怕花帕族的婦人，却還敢到雲石鎮上行法事，我的光榮……

我主人勇敢的光榮，也就應當歸僕人有一部分。”

僕人說時是閉上眼睛不望神巫顏色的。因了葫蘆中一點酒，使這個人完全忘了形，對主人的無用處開起玩笑來了。

遠遠的花帕族女人唱的歌，順風來時字句還聽得清楚，在半醉半睡情形中的僕人耳中，還可以得其彷彿，他於是又唱道：

“你有黃鶯喉嚨的花族婦人，爲甚麼這樣發癡？

春天如今是過去了，你不必爲他歌唱。

神巫雖是美麗的男子，但并不如你們所想像的勇敢與驕傲；

因為你們的歌同你們那唱歌的嘴唇，他逃遁了。”

不到一會僕人的鼾聲代替了他的歌聲，安睡了。僕人在朦朧中唱的歌使神巫生了一點小小的氣，爲了他在僕人面前的自尊起見，他本想上了馬一口氣衝下山去。更其使他心中煩惱的，是那山下的花帕族年青女人歌聲。那樣纏綿的把熱情織在歌聲裏，聽歌人却守在一個昏死睡的僕人面前發癡，這究竟算是誰的過錯呢？

這時節，若果是神巫跳上了馬，兩脚一夾把馬跑下山，馬項下銅串鈴遠遠的遞了知會與花帕族所有年青女人，那在等候那瑰奇秀美的神巫人馬來到面前的女人，是各自怎麼樣心跳血湧！五十顆年青的，母性的，灼熱的心，在腔子裏跳着，然而那使這些心跳動的男子這時却仍然是坐在那大路

旁，低頭默想逃遁的方法，人間可笑的事情真沒有比這個更可笑了。

他望到僕人五羊甜睡的臉，自己又深恐有人來不敢睡去。他想起那些邊等候他來的一切女人情形，微涼的新秋的風在臉上刮，柔軟的婦人的歌聲飄蕩到各處，一種曖昧的新生的慾望搖撼到這個人的靈魂，他只有默默的背誦着天王護身經請神保佑。

神保佑了牠的僕人，如神巫優待他的僕人一樣，所以花帕族女人不應當得到的愛情，仍然沒有誰人得到，神巫是在衆人回家以後的薄暮清吉平安到雲石鎮的。

到了住身的地方，時東家的院後大樹上正叫着貓頭鷹，僕人放下了法寶，搖着頭，說，

“貓頭鷹，白天你雖無從睜目，不敢飛動，你仍然不失其爲英雄啊！”

那樹上的一匹貓頭鷹，像不歡喜這神巫的僕

人的讚美，揚翅飛去了。神巫望到這從龍朱矮奴學來乖巧的僕人微笑，就坐下去，接受老族總雙手遞來的一盃蜂蜜茶。

到了夜晚，在雲石鎮的箭坪前成立了一座道場。

晚 上 的 事

松明，火把，大牛油燭，依秩序燃點，照得全坪通明如白晝。那個野豬皮鼓，在五羊手中一個皮槌重擊下，蓬蓬作響聲聞遠近時，神巫上場了。

他頭纏紅巾，雙眉向上豎。他臉頰眉心擦了雞血，紅緞綉花衣服上加有黃紙符。他手執銅叉牛角，有節拍的跳舞着，還用嗚咽的調子唸着娛神歌。

他雙脚不鞋不襪，預備回頭赤足蹣上燒得通紅的鋼犁。那健全の脚，那結實の腿，那活潑の叉

顯露完美的腰身轉折的姿式，使一切男人羨慕一切女子傾倒。那在鼓聲蓬蓬下拍動的銅叉上圈兒的聲音，與牛角鳴鳴喏喏的聲音，使人相信神巫的周圍與本身，全是精靈所在。

圍看跳儺的人不下兩百三百，小孩子佔了五分之一，女子們佔了五分之二，成年男子佔了五分之二，一起在壇邊成圈站立。小孩子善於唱歌的，便依腔隨韻，爲神巫湊歌。女子們則只驚眩於神巫的精靈附身半瘋情形，把眼睛睜大，隨神巫身體轉動。

五羊這時酒醒了。但他又沈醉到一種事務中，全部精神集中在主人的踊躍行爲上，均勻的擊打着身邊那一面鼓。他把鼓槌按拍在鼓邊上輕輕的敲，又隨即用力在鼓心上打。他有時用鼓槌揉着鼓面，發着蹣人的聲音，有時又沉重一擊忽然停止。他臉爲身旁的焚柴火堆薰得通紅，頭是那麽像飯糰搖擺。平時一見女人即發笑的臉上，這時却全無

笑容，嚴重得像武廟的泥塑的關夫子了。

神巫把身一踊，把脚一頓，再把牛角向空中畫一大圈，五羊把鼓聲壓低下去，另外那個打鑼的人也把鑼稍停，忽然像從一隻大冰櫃中傾出一堆玻璃，神巫用他那銀鐘的喉唱出歌來了。

神巫的歌說，

你大仙，你大神，睜眼看看我們這裏人！

他們是誠實，是年青，是身無疾病，

他們大人能飲酒，能作事，能睡覺，

他們孩子能長大，能耐飢，能耐冷，

他們牯牛能耕田，山羊能生仔，鷄鴨能孵卵，

他們女人能養兒子，能唱歌，能找她所歡喜的情人！

.....

你大神，你大仙，排駕前來站兩邊！

關夫子身跨赤兔馬，

尉遲恭手擎大鐵鞭！

.....

你大仙，你大神，雲端下降慢慢行！

張果老驢上得坐穩，

鐵拐李脚下要小心！

.....

福祿綿綿是神恩，

和風和雨神好心，

好酒好飯當前陳，

肥豬肥羊火上烹！

.....

洪秀全，李鴻章，

你們在生是霸王，

殺人放火盡節全忠各有道，

今來坐席又何妨！

.....

慢慢吃，慢慢喝，

月白風清好過河！

醉時攜手同歸去，

我當爲你再唱歌！

.....

神巫歌完鑼鼓聲音又起，人人拍手迎神，人人還吶喊表示歡迎唱歌的神的僕人。神巫如何使神駕雲乘霧前來降福，是人不能明白知道的事，但神巫的歌聲，與神巫的舞蹈，是已先在雲石鎮上人心中得到幸福歡喜了。

神巫把歌唱完，幫手把宰好的豬羊心獻上，神巫在神面前作揖，磕頭，翻觔斗，鼓聲轉沉，神巫把豬羊心丟到鐵鍋裏去，用手咬訣，噴一口唾沫，第一蹉法事就完結了。

神巫退下壇來，坐到一張板櫈上休息，把頭上的紅巾除去，首事人獻上茶，神巫一手接茶一手抹除額上的汗。這時節，一些小孩子，把五羊包圍了，爭着搶五羊手上的槌，想打鼓玩，五羊站到一張櫈

上不敢下來，大聲咤叱那頂頑皮的在扯他褲子的孩子。神巫這一面，則是族總，地保，屯長，與幾個上年紀的地方老人，因此年青女人只能遠遠站在那一旁了。

場坪上，各處全是火炬，樹上也懸掛得有紅燈，所以凡是在場的人皆能互相望到。神巫所在處，則係靠近神像邊，有大的天燭，有燎，有七星燈，所以更其光明如晝。在火光下的神巫，雖作着神的僕人的事業，但在一切女人心中，則不可知的神數目也不可知，有憑有據的神是只應有一個，就是這神巫。他才是神，因為有完美的身體與高尚的靈魂。神巫為衆人祈福，人人皆應感謝神巫，不過神巫歌中所說的一切神，從玉皇大帝到李鴻章，若果真有靈，能給雲石鎮人以幸福，就應把神巫分給花帕族所有的好女子，至少是這時應當讓他來在花帕族女人面前，聽那些女人用敦有蜜的情歌搖動他的心，不合為一些年老男子保護！

這樣的良夜，風又不冷，滿天是星，正適宜於年青人在洞中幽期密約，正適宜於在情婦身邊放肆作一切頑皮的行爲，正適宜於倦極做夢。把來到雲石鎮唱歌娛神的神巫，解下了法衣，放下了法寶，科頭赤足來陪一個年青花帕族女人往無人處去，并排坐到一個大稻草積上看天上的流星，指點那流星落去的方向，或者用藥麵喂着那愛吠的狗，悄悄從竹園爬過一重籬到一個女人窗下去拍窗邊的門，女人把窗推開援引了這人進屋，神見到這天氣，見到這情形，神也不至於生氣！

爲了神巫外貌的尊嚴，以及老年人保護的周密，一切女人真是徒然有了這美貌，徒然糟塌了這一年無多幾日的天氣。各人的野心雖大，却無一個女人能勇敢的將神巫從火光下搶走。雖說“愛情如死之堅強，”然任何女人，對這神巫建設的堡壘，亦無從下手攻打。

休息了一會，第二次神巫上場，換長袍爲短背

心，鼓聲蓬蓬打了一陣，繼着是鑼，神巫吹角，角聲上達天庭，一切情形復轉熱鬧，正做着無涯好夢的人全驚醒了。

第一次法事爲獻牲，第二次法事爲祈福。

祈福這一陞法事，情形與前一次完全兩樣了，照規矩，神巫得把所有在場的人叫到身邊來，瞪着眼，用着神的氣派，詢問這人想神給他什麼東西，這人實實在在說後，神巫即向鬼王瞪目，再向天神磕頭，用銅劍在這人頭上一畫完事。在場的人若太多時，則照例只推舉十來個人出場，受神巫的處治，其餘也同樣得到好處了。因爲在大儺中的人，請求神的幫助，不出幾件事；要發財，要添丁，要家中人口清吉，要牛羊孳乳，要情人不忘恩負義：縱有些人也有希望憑了神的保佑將仇人消滅的，這類不合理要求，當然無從代表，然而互相向神納賄，則互相了銷，神的威靈彷彿獨於這一件事無應驗，所以受神巫處治的縱多，也不能出二十個人以

上。

鑼鼓驚天動地的打，神巫翹起一足旋風般在場中轉，只要再過一陣，把表一上，就應推舉代表向神請願了，這時在場年青女人，都有一種野心，想在對神巫訴願時，說着請求神把神巫給她的話。在神巫面前請求神許可她愛神巫，也得神巫愛她，是這樣，神就算盡了保佑弱小的職分了。在場一百左右年青女人，心願莫不是要神幫忙，使神巫的身心歸自己一件事，所以到了應當舉出年青女人向神請願時，因為一種隱衷，人人皆說因為事是私事，只有各自向神巫陳說為好。

衆女人為這事爭持着，儘長輩排解也無法解決。神巫明白今夜的事情糟，男子流血女人流淚全是今夜的事。他只默然不語，站到場中火堆前，火光照到這英雄如天神。他四顧一切爭着要祈禱的女人，全有着年青美麗的身體與潔白如玉的臉額，全都明明的把野心放在衣外，圖與這年青神巫

接近。各人的競爭，即表明各人的愛心的堅固，得失之間各人皆具有犧牲的決心。

族中當事人，也有女姪在內，情形是也大體明白了，勸阻無效，只有將權利付之神巫自己。

那族中最年高的一個，見到自己兩個孫女也包了白色綢巾在場，照例族中的尊嚴是長輩也無從干預年青人戀愛，他見到這事情爭持下去也不會有結果，於是站到檯上去，宣告自己的意見。

他先拍掌把一切的紛擾鎮平，演說道：

“花帕族的姊妹們，請安靜，聽一個癡長九十一歲的人說幾句話。

對於祈福你們不願意將代表舉出，這是很爲難的。你們的意見，是你們至上的權利，花帕族女人純潔的心願，我不能用高年來加以干預。我并不是不明白你們意思的。

只是很爲難的，今天這大難是爲全鎮全族作的，并不是我個人私有；也不是幾個姊妹

們私有。這是全鎮全族的利益。這攤事，應當屬於在場的公衆，所以凡近於足以妨礙攤事的個人利益要求，我們是有商量考慮必要的。

如今的夜晚天氣是并不很長的，這還是新秋，這事也請諸位注意。若果照諸位希望，每一個人，（有女人就說，并不是每一人，是我們女子！）是的，單是女子。讓我來大體數數罷，一五，一十，十五，二十……這里像你們這樣年青的姑娘，是七十五個。或者不止，還有多。試問七十五個女人，來到神巫身前，把心願訴盡，又得我們這可敬愛的神巫一一了願，是作得到的事麼？你們是這樣辦，你們的心願神巫是知道了，（他覺得說錯了話又改口說）你們的心願神是知道了，只是你們都不覺得使神巫過於疲倦是慚愧的事嗎？這樣一來到天亮還不能作第三堂

法事，你們不覺得是妨礙了其他人的利益與事務嗎？

我花帕族的女人，是知道自由這兩個字的意義的。她知道自己的權利也知道別人的權利，你們可以拏你們自己所要求的去想想。”

有女人就說，“我們是想過了，這事情我們願意決定於神巫，他當能給我們公平的辦法。”演說的老人就說道：

“這是頂好的，既然這樣，我們就把這事情請我們所敬愛的神巫解決。來，第二的龍朱，告我們事情應當怎麼辦。（他向神巫，）你來說一句話，事情由你作主。（女人聽到這話全拍手喊好。）

不過，姊妹們，不要因為歡喜太忘了我們族中的女子美德了！諸位應記着花帕族女人的美德是熱情的節制，男子漢才需要大膽

無畏的勇敢！我請你們注意，就因為不要為我們尊敬的神巫見笑。

諸位，安靜一點，聽我們的師傅吩咐罷。”

女人中，雖有天真如春風的，聽到族長談到花帕族女人的美德，也安靜下來了，全場除了火燎爆聲外，就只有談話過多的老年族總喉中發喘的聲音。

神巫還是身向火燎低頭無語，用手扣着那把降魔短劍。

打鼓的僕人五羊，低聲的說道：

“我的主，你不要遲疑了，神是對於年青女人請求從不曾拒絕的，你是神的僕，應照神意見行事。

“神的意見是常常能使他的僕人受窘的！”

“就是這樣也并無惡意！應當記着龍朱的言語，年青的人對別人的愛情不要太疏忽，對自己的愛情不要太慳吝。”

神巫想了一會，就抬起頭來，朗朗說道：

“諸位伯叔兄弟，諸位姑嫂姊妹，要我說話我的話是很簡單的。神是公正的，凡是分內的請求他無拒絕的道理。神的僕人自然應爲姊妹們服務，只請求姊妹們把希望容納在最簡單的言語裏，使時間不至於耽擱過多。”

說到此，衆人復拍手，五羊把鼓打着，神巫舞着劍，第一個女子上場到神巫身邊跪下了。

神巫照規矩瞪眼厲聲問女人，彷彿口屬於神，眼睛也應屬於神，自己全不能審察女人口鼻眼的美惡。女人輕輕的戰慄的把願心說出，她說：

“我并無別的野心，我只請求神讓我作你的妻，就是一夜也好。”

神巫聽到這嚇人的願心，把劍一揚，喝一聲“走，”女人就退了。

第二個來時，說的話却是願神許他作她的夫，也只要一天就夠數。

第三個意思不外此，話則說得更委婉一點。

第四第五……全是一個樣子，全給神巫瞪目一喝就走了。人人先彷彿覺到自己無希望，但願心一說給這人聽過後，心却釋然，以為別的女子也許野心太大請神幫忙的是想佔有神巫全身，所以神或者不能效勞，至於自己則所望不賒，神若果是慈悲的，就無有不將憐憫扔給自己的道理。人人彷彿向神預約了一種幸福，所有的可以作為憑據的券就是臨與神巫離開時那一瞪。事情的舉行出人意料的快，不到一會在場想與神巫接近一致心事的年青女人就全受福了。女人事情一畢，神巫稍稍停頓了跳躍，等候那另外一種人的祈福，在這時，忽然跑過了一個不到十六歲的小女孩，赤了雙腳，披了髮，像才從床上爬起，穿一身白到神巫面前跪下，仰面望神巫。

神巫也瞪目望女人，望到女人一對眼，黑睛白仁像用寶石做成，才從水中取出安置到眶中，那眼

眶，又是莊子一書上的巧匠手工做成的。她的請求是簡單到一個字也不必說的，而又像是已經說得太多了。

他在此情形下有點眩目，眼睛雖睜大，不是屬於神，應屬於自己了。他望到這女人眼睛不瞬，女人也不做聲，眼睛則像是說“跟了我去罷，你神的僕，我就是神！”

這神的僕人，可仍然把心鎖住了，循例的大聲的喝道：

“什麼事，說！”

女人不答應，還是望到這神巫，美目流盼，仍然像是說先前那種意思。

於是這神巫又有点搖動了，但他不忘却還有一百左右花帕族的美貌年青女子在周圍，故旋即又吼問是為什麼事。

女人不作答，從那秀媚通靈的眼角邊漫出兩滴淚來了。僕人五羊的鼓聲催得急促，天空的西南

角正墜下一大流星光芒如月，神巫望到這眼邊的淚，忘了自己是神的用人了，他把聲音變成夏夜一樣溫柔，輕輕的問道：

“洞中的水仙，你有甚麼事差遣你的僕人？”

女人不答，他又更柔和的說道：

“你僕人是世間一個蠢人，把命令吩咐出來我照辦罷。”

女人到此把寬大的衣袖，擦乾眼淚，把手輕輕摩神巫的脚背，不待神巫揚那銅劍先自退下了。

神巫待追下場却爲一半瘋老婦人攔着請願，說是要神幫她把戰死的兒子找回，神巫只好仍然作着未完的道場，跳跳舞舞把其餘一切的請願人打發完事。

第二蹕休息時，神巫他蹙着雙眉坐在僕人五羊身邊，五羊蹲到主人脚邊低聲的問主人爲甚麼這樣憂鬱。這僕人說：

“我的主，我的神，甚麼事使你煩惱到這樣子

呢？”

神巫說，“我這時是比往日顏色更壞嗎？”

“在一般女人看來，你是比往日更顯得驕傲了。”

“我的驕傲是使這些女人誤認而難堪，那我仍得驕傲下去。”

“但是，難堪的，或者是另外一個人！一個人能勇敢愛人，在愛情上勇敢即失敗也不會難堪的。難堪只是那些無用的人所有的埋怨。不過主人，却只是驕傲。”

“我不想這驕傲了，無味的貪婪我看出我的錯來了。我願意做人的僕，不願意再做神的僕了。”

五羊見到主人的情形，心中明白必定是剛才請願祈福一堂這場中，主人聽出許多不應當聽的話了，這乖巧僕人望望主人的臉，又望望主人插到米斗裏那把降魔劍，心想劍原來雖然揮來揮去，效力還是等於麵杖一般，大致一切女人的祈福，歸總

只是一句話，就是請神給這個美麗如鹿驕傲如鶴的神面僕人，即刻爲女人煩惱而已。神是顯然答應了所有女人的請願，所以這時神巫煩惱了。

祈了福，時已夜半，在場的人，明天有工做的男子都回家了，玩倦了的小孩子也回家了，應當照料小孩飲食的有年紀女人也回家了，場中人少了一半，只剩下了不少女人，預備在第四蹠法事末尾天將明時與神巫合唱送神歌，就便希望放在心上向神預約下來的幸福，詢問神巫是不是可以實現。

看出神巫的驕傲，是一般女子必然的事，但神巫相信那最後一個女人，却只會看出他的憂鬱。在平常，把自己屬於一人或屬於世界，良心的天秤輕重分明，擇重棄輕他就儘裝驕活下了。如今則天秤不同了。一百個或一千個好女人，虛無的傾心，精靈的戀愛，似乎敵不過一個女子實際的物質的愛爲合用了。他不能把在世界上有無數女子對他傾

心的事引爲快樂，却甘心情願自己對一個女人傾心來接受煩惱了。

他把第三階的法事草草完場，於是到了第四階。在第四階末了唱送神歌時，大家應圍成一圈，把神巫圍在中間，把稻草紮成的大鬼擲到火中燒去，於是打鼓打鑼齊聲唱。神巫在此情形中，去注意到那穿白絨布衣的女人，却終無所見。他不能向誰個女子探聽那小女孩屬姓，又不能把這個意思向族總說明，只在人中去找尋。他在許多眼睛中去發現那熟習的眼睛，在一些鼻子中發現鼻子，在一些小口中發現那小口，結果全歸失敗。

把神送還天上，天已微明了。道場散了，所有的花帕族女人，除了少數的性質堅毅的還不願離開神巫，其餘女人均負氣回家睡覺去了。

隨後神巫便隨了族總家扛法寶桌椅用具的工人返族總家，神巫後面跟得是一小羣年青女人，天氣微寒，各人皆披了毯子，這毯子本來是供在野外

情人作坐臥用的東西，如今却當衣服了。女人在神巫身後，低低的唱着每一個字全像有蜜作餡的情歌，直把神巫送到族總的門外，神巫却頹唐喪氣，進門時頭也不回。

（苗族神巫多為較高一階級人物，或屬於貴族，作巫者多男子。）

第二天的事

神巫思量在雲石鎮逗留三天，這意見是直到晚上做過第二墮道場才決定的。這神的僕人，當真願意棄了他的事業，來作人的僕人了。

他耳朵中聽過上一千年青女人的歌聲，還能矜持到貌若無動於心。他眼見到過一千年青女人向他用眉傳語，他只閉目若不理會。就是昨晚晚上，在第二堂道場中，將近一百個女人，來跪到這驕傲人面前訴說心中的願望，他爲了他的自尊與

自私，也儼然目無所覩耳無所聞，只大聲咤喝行他神僕的職。但是一個不用言語訴說的心願，默在他面前不到兩分鐘，却爲他猜中非尋找這女人不可了。

見到主人心不自在的僕人五羊，問主人說，

“主人，差遣你蠢僕去做你所要做的事吧，他在候你的命令。”

“事情是神所許可的事，却不是我應當做的事！”

“既然神也許可，逆違神的意見地獄是在眼前的，”

你是做不到這事的 因爲我又不願意她以外另一人知道我的心事。”

“我準可以做到，只要主人把那人的像貌說出來，我將使她來同主人相會。”

“你的舌頭的勇敢恐怕比你行爲大五倍。”

“主人，說！金子是在火裏鍊得出來的，僕人的能力要做去才知道”

“我並不對你的酒量懷疑，只是吃酒以外的事無從信托你。

“試試這一次罷，主若相信各樣的強盜也可以進愛情的天堂，則一個嗜酒的人爲甚麼不能當一點較困難的差事呢？”

神巫不是龍朱，五羊却已把矮奴的聰明得到，所以神巫不能不首肯了。

神巫就告他僕人，說是那白衣的女人，因爲女人是最後一個來到場中受福，五羊也早將這女人記到心上了。五羊說請主人莫忙，在此等候好消息，神巫只好點首應允，五羊就去了。

去了半天不見回，神巫心上着急。天氣實在太好了，在這樣日光下殺人也像不是罪過。神巫欲自己出門，又恐怕無僕人在身邊，到外面碰到花帕旗女人包圍時無法脫身。他悔不該把五羊打發出門，

因爲五羊還不知到什麼時候始能回家。

族總是知道神巫極怕女人麻煩，所以特爲安置到這一個獨院落的。

神巫因爲寂寞，又不能睡覺，就從旁門走到族總住的正院去找人談話，到了那邊正屋，人全出門了，見到一個小孩坐在堂屋地下不起，用手蒙臉哭，這英雄把孩子舉起逗孩子發笑，孩子不哭了，就睜了眼觀神巫。神巫忽然覺得這眼睛爲極熟習的誰一個人的眼睛了，他想了一會，記起了昨夜間那個人。他又望孩子的身上所穿的衣，就正是白色如同昨夜那女人所穿一個樣子。他正在對小孩子發癡，那一邊門旁站定一個人，赫然出現，他手忙腳亂不知所措，把小孩放下怔怔望到那人無言無語。原來這就正是昨夜那女人。在日光下所見到的女人顏色，是如玉如雪更其分明了。女人精神則如日如霞，微驚中帶着惶恐，用手扶着門框，對神巫出神。

“我的主人，昨夜裏在星光下你美麗如仙，今天在日光下你却美麗如神了。”

女人如害羞不作回答 還是站立不動。

神巫又說道：

“神啊！你美麗莊嚴的口輔是應當爲命令愚人而開的，我在此等候你的使喚。我如今是從你眼中望見天堂了，就即刻入地獄也死而無怨。”

小孩子，這時見到了女人，踊躍着要女人抱，女人低頭無聲走到孩子身邊來，把孩子抱起放在懷中，用口吮小孩的手，溫柔如聖母。

神巫又說道：

“我生命中的主宰，一個誤登天堂用口瀆了神聖的尊嚴的愚人，行爲如果引起了你神聖的憎怒，你就使他到地獄去吧。”

女人用溫柔的眼睛，望了望這個雅典型的善於辭令的美男子，却返身走了。

神巫是連用手去觸這女人衣裙的氣概也消失

了的，見到女人走時也不敢走上去把女人攔住，也不能再說一句話，女人將身消失到蘆簾後了以後，這神的僕人惶遽情形比失去了所有法寶還可笑，只站到堂屋正中搓手。

他不明白這是神的意思，還是因為與神意思相反，所以仍然當面錯過了機會。

照花帕族的格言而說，“凡是幸運牠同時必是學生：”神巫想起這格言，預料到這事只是起始并不是結局，所以并不十分氣餒回到自己住屋了。

但是他心是不安定的，他應當即刻就知道一切詳細。他不能忍耐等到僕人五羊回來，却決定要走出去找五羊向他方面打聽去了。

正在起身出門時節五羊却跑回來了，額上全是大的汗，一面喘氣一面用手抹額上的汗，臉上笑容蕩漾像春官。

“舌頭勇敢的人，你得了些什麼好消息了呢？”

“是主的福分，我把主所要知道的全得到了。

我在三里外一個地方見到人中的神了，我此後將一世唱讚美我自己眼睛有福氣的歌。”

“我只怕你見到的是你自己眼中的酒神，還是喝一輩子的酒吧。”

“我可以賭咒，請天爲我作證人。我向主人撒謊並沒有利益可言。我此時的眼睛有光輝照耀，可以證明我所見不虛。”

“在你眼中放光的我疑心是螢火虫，你的聰明是只能證實你的眼淺的。”

“冤罔！誰說天上日頭不是人人所能明白的東西？世上瞎眼人也知道日頭光明，僕人就蠢到這樣嗎？”這時他想起另外證據來了。“我還有另外證據在此，請主人過目。這一朵花她是有來由的。”

僕人把花呈上，一朵小小的藍野菊，與通常遍地皆生的東西一個樣子，看不出牠特異處。

“饒舌的人，我不明白這花有甚麼用處？”

“我來替這菊花向主人訴說罷。我命運是應當

在龍朱脚下揉碎的，誰知給一個姑娘帶走了，我坐到姑娘髮上有半天，到後跌到了一個……哈哈，這樣的因緣我把這花帶回來了。我只請我主，信任這不體面的僕人，天堂的路去此正自不遠，流星雖美却不知道那一條路徑。”

“我恐怕去天堂只有一條路徑。”神巫意思是他自己已先到過天堂了。

“就是這不體面僕人所知道的一條！”

“有小孩子沒有？”

“主人，罪過！讓我這樣說一句撒野的話罷，那‘聖地’是還無人走過的路！”

神巫聽到此時就哈哈大笑，微噴的大聲說道。

“不要在此胡言謔語了，你自己到廚房找酒喝去吧。你知道酒味比知道女人多一點，你的鼻子是除了辨別燒酒以外沒有其他用處的。你爲我去了吧。你只到廚房去，在喝酒以前，爲我探聽族總家有幾個姑娘是在二十歲以內，還有一個孩子是這

個人的兒子。記到我的話沒有？」

僕人五羊把眼睛睜得多大，不明白主人用意。他還想分辨他所見到的就是主人所要的一個女人，他還想在知識上找出證據，可是主人把這個人用力一推，他已踉踉跄跄跌到門限外了。他喊說，主人，聽我的話！神巫却訕的把門關上了。這僕人站到門外多久，想起必是主人還無決心，又想起那廚房中大缸的燒酒，自己的決心倒拏定了，就擷嘴蹣腳走了去。

五羊去了以後，神巫把那一朶小藍菊花拏在手上，這菊花若能說話就好了。他望到這花覺到無涯的幸福，這幸福倒是自己所發現，并不必靠自謙爲不體面的僕人所稟白的。他不相信他剛才所見到的是另外一個女人，他不相信僕人的話有一句是真。一個太會說話了的人，所說的話常常不是事實，他不敢信任五羊僕人也就是這理由的。

不過，平時誠實的五羊，今日又不是大醉，所

見到的人當然也總美得很。這女人可是誰家的女人？若這花真是從那女人頭上掉下，則先一刻在前面院子所見到的又是誰？如果‘幸福真是學生，’女人是學生姊妹，那神巫在選擇上將為難不知應如何辦了。在兩者中選一，將用什麼為這傾心的標準？人世間不缺少孿生姊妹，可不聞有學生的愛情。

他胡思亂想了大半天。

他又覺得這決不會錯誤，眼睛見到的當然比耳朵聽來的更可靠，人就是昨夜那個人！但是這兒子屬於誰的種根？這女子的丈夫是誰？……這朵花的主人又究竟是誰？……他應當信任自己，信任以後又有何方法處置自己？

這時節，有人在外面拍掌，神巫說，進來！門開了，進來一個人。這人從族總那邊來，傳達族總的言語，請師傅過前面談話。神巫點點頭，那人就走了。神巫一會兒就到了族總正屋，與族總相晤于院中太陽下。

“年青的人呀，如日如虹的丰神，無怪乎世上的女人都爲你而傾心，我九十歲的人見你也想作揖！”

神巫含笑，說，

“年深月久的樹尚爲人所尊敬，何況高年長德的人？江河的謙虛因而成其闊大，長者對一個神前的僕人優遇他不知應如何感謝這人中的大江！”

“我看你心中若有不安樣子，是不是夜間的道場疲倦了你？”

“不，年長的祖父。爲地方父老作的事，是不應當知道疲乏的。”

“是飲食太壞嗎？”

“不，這里廚子不下皇家的廚子，每一種菜單是看也可以使我不厭！”

“你洗不洗過澡了？”

“洗過了。”

“你想到你遠方的家嗎？”

“不，這里同自己家中一樣。”

“你神氣實在不妥，我恐怕你莫非有病。告給我甚麼地方不舒暢？”

“並無不舒暢地方，謝謝祖父的惦念。”

“那或者是病快發了，一個年青人是免不了常爲一些離奇的病纏倒的。我猜的必定是昨晚上那一批無知識女人擾亂了你了。這些年青的孩子，是常常因爲太熱情的原故，忘了言語與行動的節制的。告給我，她們中誰個有在你面前說過狂話的沒有？”

神巫仍含笑不語。

族總又說，

“可憐的孩子們！她們是太熱情了。也太不自諒了。她們都以爲精緻的身體應當儘神巫處治成爲婦人。都以爲把愛情扔給人間美男子爲最合理的事。她們不想想自己野心的不當，也不想這愛情的無望。她們直到如今還只想如何可以麻煩神

巫就如何做，我這無用的老人，若應說話，除了說·
妬忌你這年青以外，不知道尚可以說什麼話了。”

“祖父，若知道晚輩的心中的難過，祖父當同情我到萬分。”

“我爲甚麼不知道你難過處？衆女子千中選一，并無一個夠得上配你，這是我知道的。花帕族女子雖出名的美麗，然而這僅是特爲一般年青誠實男子而預備的。神爲了顯他的手段，仿照了阿波羅身材造就了 you，却忘了造維奴絲了！”

“祖父，我倒并不這樣想！爲了不辜負神使我生長得中看的好意，我是應當爲一個女子作丈夫的。只是這女子……”

“愛情不是爲憐憫而生，所以我并不希望你委屬於一個平常女子脚下。”

“天堂的門我是無意中見到了，只是不知道應如何進去。”

“那就非常好！體面的年青人，我願意你的聰

明用在愛情上比用在別的事還多，凡是用得到我這老人時老人無有不盡力幫忙。”

“……”神巫欲說不說，蹙了雙眉。

“不要愁！愛神是頂皮的，應當好好馴服。也不要把心煎熬到過分。你煩悶，何不出去走走呢？若是想打獵，擎我的槍，騎我的馬，同你僕人到山上去罷。這幾日那里可以打到很肥的山雞，怕人注意你頂好是戴一個面具去。不過我想來這是無法的，一個瞎子在你身邊也會覺得你是體面的。就是這樣子去罷。乘此可以告給一切女人，說心已屬了誰，那以後或者也不至於出門麻煩了。天氣實在太好了，不應當辜負這好天氣。”

.....

神巫騎馬出門了，馬是自己那一匹，從族總借來的長槍則由五羊抗上。抗着長槍跟在馬後的五羊，肚中已灌滿麥酒與包谷酒了，出得門來聽到各處山上的歌聲，這漢子也不知不覺輕輕的唱起來。

他停頓了一腳，望望在前面馬上的主人，却囁道：

你用口成天唱歌的花帕族女人，
你們的愛情是失敗了。
那騎白馬來到鎮上的年青人，
已爲一個穿白衣女人用眼睛抓住了。

.....

你花帕族的男人，
要情人到別處趕快找去！
從今天以後族中的女人，
把愛情將完全變成妬嫉！
神巫回過頭來，說，
“好好爲我把口合攏，不然我將用路上的泥塞滿你的嘴了。”

五羊因爲有點醉了，慢一步，留下來，稍與主人距離遠一點，仍然唱道：

我能在山中隨意步行，

全得我體面主人的恩惠，
我主人已不怕花帕族女人，
我決不見女人就退。

.....

你唱歌想愛神巫的乖巧女人，
此後的歌應當改腔改調！
那神巫如今已爲一個女子的情人，
你的歌當問他僕人“要愛情不要？！”

神巫仍然聽到這歌了，又回過頭來，回頭望到這醉人情形，帶嗔的說道：

“五羊，你是當真想吃馬屎是不是？”

五羊忙解釋，說是因爲牙齒痛，非哼不行，所以一哼就成歌了。

“是這樣，我明天當爲你把牙齒拔去，看還痛沒有。”

“我的主，那麼我以後因爲拔牙時疼痛的原故，可以成年哼了。”

神巫見這僕人醉時話比醒時多一倍，就只有儘他裝牙痛唱歌，自己打馬上前了。馬一向前跑，誰知這僕人因為追馬，倒彷彿牙齒即刻就好歌也唱不出了。一跑跑到了一個溪邊，一隻水鴨見有人來振翅乎乎飛去，五羊忙收拾槍交把主人，等到主人舉槍瞄準時，鴨已早落到遠處蘆中了。

“完了。龍朱僕人說：凡是籠中蓄養的鳥一定飛不遠。這隻水鴨子可不是家養的！我們沿溪走罷，主人。”

神巫等候了一陣，不見這水鴨出現，只好照五羊意見走了。這時五羊在前，因為溪邊路窄他牽馬。走了一會五羊又哼起來了。

籠中畜養的鳥牠飛不遠，
家中生長的人却不容易尋見。
我若是有愛情交把女子的人，
縱半夜三更也得扣她的門。

神巫在五羊說出門字以前就勒着馬了。他不

走了，昂首望天上雲，若有所計畫。

“主人，你把馬一勒，我這牙齒倒好了，要唱歌也唱不來了。”

“少怪一點！你既然剛才說那個人的家，我們就到她家中去吧。”

“要去也得一點禮物，我們應向山神討一雙小白兔才像樣子！”

“照你主意吧，你安置一下。”

五羊這時可高興了。照例是打水邊的鳥時可以隨便，至於獵取山上的獸與野雞，則全應當同山神通知了。通知山神辦法是用石頭在土坑邊或大樹下砌一堆，堆下壓一綰頭髮，與青銅錢三枚，設此的人略一致術語，即行了。有了通知則容易得到所欲得的東西，故此時五羊即來處置這件事。他把石頭找得，扯下了自己頭髮一小綰，摸出小錢，蹲下身去，如法泡製，騎在馬上的神巫，等候着，望着遙天的雲彩。

不知是山神事忙，還是所有兔類皆得了山神警戒不許出穴，主僕兩人在各處找尋半天的結果，連一匹兔的影子也不曾見到，時間居然不爲世界上情人着想，夜下來了。在薄暮中的神巫，人與馬停頓在一個小阜上面，望雲石鎮周圍各處人家升起的炊烟，化成銀色薄霧，流動如水如雲，人微疲倦，輕輕打着唢哨回家。

第二天晚上的事

回家的神巫，同他的僕人，把飯吃過了，坐到院中望天空。天空全是星，天比平時彷彿更高了。月還不上來，在星光下各地各處叫着紡車娘，聲音如落雨，在紡車娘吵嚷聲中時常有婦女們清整宛轉的歌聲，歌聲的方向却無從得知。神巫想起日間的事，說：

“五羊，我們到你說的那個地方去吧。

“主人，你真勇敢！一出門，不怕爲那些花帕族

女人所困嗎？”

“我們悄悄從後面園裏出去！”

“爲甚麼不說堂堂正正從前門出去？”

“就從前門出去也不要緊！”

“好極了，我先去開路。”

五羊就先出去了，到了外邊，聽到女人的嘻笑，聽到蘆笛低低的鳴，聽到梔子花香同桂花香。五羊望遠處，白衣裙隱顯於大道旁，不下數十，全是想等候神巫出門的癡心女人。她們不知疲倦的唱歌，只想神幫助她們，憑了好喉嚨把神巫的心揪住，得神巫見愛。她們將等候半夜或一整夜，到後始各回家。天氣溫暖宜人，就是使人愛悅享樂的天氣。在這樣天氣下，神巫的驕傲，決不是神許可的一件事，因此每個女人的自信也更多了。

神巫的僕人五羊，見到這情形，心想還是不必要主人勇敢爲好，就走轉身到神巫住處去。

“看到了些什麼了呢？”

“……”五羊只搖頭。

“聽到了些什麼了呢？”

“……”五羊仍然搖頭。

神巫就說：

“我們出去吧，等待絆脚石自己挪移，恐怕天明也無希望出去了。”

五羊憂愁的答道：

“倘若有辦法不讓絆脚石擋路，主人，我勸你還是採用那辦法吧。”

“你不是還正譏笑說那是與勇敢相反的一種行為麼？”

“勇敢的人他不躲避犧牲，但他應當躲避麻煩。”

“在你的聰明舌頭上永遠見出是主人的過錯，却正如在龍朱僕人的舌頭上永遠見出龍朱是神，我是真太笨了。”

“一個神是也有爲人麻煩到頭昏情形的，這應

當是花帕族女人的罪過，她們不應當生長得如此美麗又如此多情！”

“騙子，少說了罷。一切我依你了。我們走。”

“是吧，就走。讓花帕族所有年青女人因想望神巫而煩惱，不要讓那被愛的花帕族一個女人因等候而心焦。”

他們於是當真只悄悄的出門了，從竹園翻籬過田坎，他們走的是一條幽僻的小路。忠實的五羊在前，勇壯的神巫在後，各人用面具掩了自己的臉，他們忽忽的走過了女人所走候的柴門，走過了女人所守候的路亭，到了無人的路上了。五羊回頭望了一望，把面具從臉上取下，向主人笑着。

神巫也想把面具卸除，五羊却搖手。

“這時若把牠取下，是不會有人來稱讚我主的勇敢的！”

神巫就聽五羊的話，不脫面具了，他們又走了一程。經過一家門前，有女人聲音問道：

“走路的是不是那使花帕族女人傾倒的神巫？”

五羊代答道：

“不是，那驕傲的人這時應當已經睡了。”

那女人聽說不是，以為問錯了，就唱歌自嘲自解，歌中意思說：

“一個心地潔白的花帕族女人，
因為愛情她不知道什麼叫作羞恥。
她的心只有天上的星能為證明，
她愛那人中之神將到死為止。”

神巫不由得不稍稍停頓了一步。五羊見到這情形，恐怕將誤事，就回頭向神巫唱道：

“年青的人，不是你的事你莫管，
你的路在前途離此還遠。”

他又向那草堆上女人點頭唱道：

“好姑娘，你心中淒涼還是唱一首歌，
許多人，想愛人因為啞可憐更多！”

到後就不顧女人如何，同神巫却走去了。神巫

心中覺得難過，然而不久又經過了一家門外，聽到竹園邊窗裏有女人唱歌道：

“你半夜過路的人，是不是神巫的同鄉？
你若是神巫的同鄉，足音也不要得太忙。

我願意用頭髮將你腳上的泥擦揩，
因為牠是從那神巫的家鄉帶來。”

五羊聽完伸伸舌頭，拖了主人就走，深怕那女人走出來見到神巫，或者就實行用頭髮擦腳的話，不許五羊他去。神巫無法只好又離開了第二個女人。

第三個女人唱的是希望神巫爲天風吹來的歌，第四個女人唱的是願變神巫的僕人五羊，第五個女人唱的是只要在神巫跟前作一次獸事就到地獄去儘鬼推磨也無悔無忌。一共經過了七個女人到第八個就是神巫所要到的家了。遠遠的望到那從小方窗裏出來的一餅燈光，神巫心跳着不敢走

了。

他說，“五羊，不要走向前了吧，讓我看一會天上的星子，把神略定再過去。”

主僕兩人就在離那人家三十步以外的田坎上站定了，神巫把面具取下，昂頭望天上的星鎮自己的心。天上的星靜止不動，神巫的心也漸漸平定了。他嗅到花香，原來是那人家門外各處全圍繞得是臘脂花同山茉莉，花在夜風中始開，神巫在一種陶醉中成為更像溫柔熨貼的情人了。

過了一會他們就到了這人家的前面了，神巫以為或者女人是正在等候他，如同其餘女子一樣的。他以為這裡的女人也應當是在唱歌，念着所愛慕的人名字。他以為女人必不得睡覺。為了使女人知道有人過路，神巫主僕二人是故意把腳步放緩放沈走過身的。走過了不聞聲息，主僕二人又回頭走，想引起這家女人注意。

來回三次全無影響，燈光的一片又證明這一

家男子全睡了覺，婦女却還在燈下做工，事情近於不可解。

五羊出主意，先越過山茉莉作成的低籬，到了女人有燈光的窗下，聽了聽裏面，就回頭勸主人也到窗下來。神巫過來了，五羊就伏在地上，請主人用他的身體作為墊腳東西，攀到窗邊去探望這家中情形。神巫不應允，五羊却不起來，所以神巫到後就照辦了。因為這僕人墊腳，神巫的頭剛及窗口，他就用手攀了窗邊慢慢的小心的把頭在窗口露出。窗在此時原是不關的，頭一舉房中情形即一目了然。神巫行為的謹慎，以至於全無聲息，窗中人正背窗而坐，低頭做鞋，竟毫無知覺。

神巫望到女人正是日間所見的女人，雖然是背影，也無從再有猶豫，心緊了。只要是勇敢，他就可以從這裡跳進去，作一個不速之客。他這樣行事任何人都不會說神巫行為是荒唐的。他這行為或給了女人一驚，但却是所有花帕族年青女人都

願意在自己家中得到機會的一驚。

他望着，只發癡入迷，也忘了脚下是五羊的肩背。

女人是在用稻草心編小籃，如金如銀顏色的草心，在女人手上復柔軟如絲縑，神巫看到一把草成一隻籃，把五羊忘却，把自己也忘却了。在脚下的五羊，見神巫忍氣屏息的情形，又不敢說話，又不敢動，頭上流了汗。這忠實僕人，是料不到主人把應做的事全然忘去，却用看戲心情對付眼前的。

到後五羊實在不能忍耐了，就用手扳主人的脚，無主意的神巫記起了墊脚的五羊，却以為五羊要他下來了，就跳到地上。

五羊低聲說：

“怎麼樣？我的主。”

“在裏邊！”

“是不是？”

“我眼睛若是瞎了，嗅她的氣味也知道這個人

是誰。”

“那就進去吧。”

神巫遲疑了。他想起在白日裏族總家所見到的女子了。那女子才是夜間最後祈福的女子。那女子分明是在族總家中，且有了孩子，這女人則未必就是那一個。是姊妹，或者那樣吧，但誰一個應當得到神巫的愛情？天既生下了這姊妹兩個，同樣的韶年秀美，誰應當歸神巫所有？如果對神巫用眼睛表示了獻身誠心的是另一人，則這一個女人是不是有權利侵犯？

五羊見主人又近於徘徊了，就說道：

“勇敢的主人，我不希望見到你他一時殺虎擒豹，只願意你此刻在這裏唱一首歌。”

“你如果以為一個勇敢的人也有躲避麻煩的理由，我們還是另想他法或回去了罷。”

“打獵的人難道是看過老虎一眼就應回家嗎？”

“我不能太相信我自己，因為也許另一個近處

那一隻虎才是我們要打的虎！”

“虎若是孿生，打孿生的虎是要問尊卑嗎？”

“但是我只要我所想要的一個，如果是有兩個可傾心的人，那我不如仍然作往日的神巫，儘世人永遠傾心好了。”

五羊想了想，又說道：

“主人決定虎是有兩隻麼？”

“我決定這一隻不是那一隻。”

“不會錯嗎？”

“我的心眼是證明我不會荒謬的。”

.....

五羊要神巫進到女人房裏去，神巫爲了怕錯誤，將愛情誤給了另一個人又不甘心。五羊要神巫在窗下唱一首歌，逗女人開口，神巫又怕把柄落在不是昨夜那年青女人手中，將來成一種笑話，故仍不做，

這時是夜間，這一家男子，白天上山作工此時

已全睡了。驚吵男當家人又像極不方便，主僕二人就只有站在窗下等待天賜的機會，以爲女人或者會到窗邊來。其實到窗邊來又有什麼用處，女人是不單在不久時間中即如所希望到窗邊了。還倚伏在窗前眺望天邊的大星。藏在山茉莉花樹下的主僕二人，望到女人彷彿在頭上，恐驚了女人，不敢作聲。女人數天上的星，神巫却度量女人的眼眉距離。終於因爲天無月光不能看清楚女人樣子，仍然還無那結論。

女人看了一會星，把窗關上，開了窗，只見一個影子像是脫衣情形在窗上晃，五羊正待要請主人再上他的肩背探望時，燈光熄了。

五羊心中發癢，忍不住，想替主人唱一首歌。剛一發聲口就被神巫用手蒙着了。

“爲甚麼？我將爲主人唱一曲歌給這女子聽！”

你不是記到龍朱主僕說的許多聰明話嗎，爲甚麼就忘‘蓄養在籠中的鳥也飛不遠’那一句

呢？”

“主人，‘口本來不是爲唱歌而生的，’不過你也忘了‘多情的鳥絕不是啞鳥的話’了！”

“大蒜！”

在平時，被罵爲大蒜的僕人，是照例不再開口了的，要說話也得另找方向才行。可是如今的五羊却撒野了。他回答他的主人，說得妙，他說：“若儘是這樣站到此地，就讓‘大蒜’生根抽苗也無辦法的。”

神巫生了氣，說：“那我們回去。”

“回去也行！他日有人說到某年某月某人的事，我將攙一句話，說我的主張只有這一次違逆了主人的命令，我以爲縱回去也得唱一首歌，使花帕族女人知道今天晚上的情形，到後是主人不允，我只得……”

五羊一面後退一面說，一直退到窗下，離神巫有六步了，却咳了一聲嗽，又像有意又像無心，

頭觸了牆，激於義憤的五羊，見到主人今夜的婦人氣概，真想起有點不平了。

神巫見五羊已到了窗下，恐怕還要放肆，就趕過去。五羊見神巫走近了，又伏身到地，要主人作先前的事情。神巫用腳輕輕踢這個熱心的僕人，僕人却低聲唱道：

“花帕族的女人，你們來看我勇敢的主人！

小心到怕使女人在夢中吃驚，

男子中誰見到過如此勇敢多情？”

神巫急了，就用腳踹五羊的頭，五羊還是昂頭望主人笑。

在這時，忽然窗中燈光又明了。神巫爲之一詫，抓了五羊的肩，提起如捉雞，一躍就跳過山茉莉的籬，到了大路上。

窗中燈明了，且見到窗上人影了，神巫心跳着，如先前初到此地時情形相同。五羊則目覩此時

情形啞口無聲，且祇想蹲下，則女人把窗推開時可以不爲女人見到。女人似乎是已知道屋外有人的事情了。

過了一會，女人當真又到了窗邊把窗推開了，立在窗前望天空吁氣，却不曾對大路上注意。神巫爲一種虛怯心情所指揮，仍然把身體低藏到路旁樹下去了，他只要女人口上說出自己的名字一次，就預備即刻躍出到窗下去與女人會面。使女人見到神巫時如自天而下的神一驚。

女人的行爲，又像是全不知道路上有望她的人，看了一會星，又把窗關上，燈光稍後又熄了。

神巫放了一口氣，心像掉落在海裏。他仍然不能向前，卽或一切分明也不行。

五羊憂鬱的向神巫求道：

“主人，讓那其餘時節口的用處是另一事，這時却來唱一句歌吧。”

神巫又想了半天，只爲了不願意太對不起今

夜，點頭了。他把聲音壓低，仰面向星光唱道：

“歌人的星我與你并不相識，
我只記得一個女人的眼睛，
這眼睛曾爲淚水所濕，
那光明將永遠閃耀我心。”

過了一會，他又唱道：

“天堂門在一個蠢人面前開時，
徘徊在門外這蠢人心實不甘：
若歌聲是啓闢這愛情的鑰匙，
他願意立定在星光下唱歌一年。”

唱了二十次，三十次，窗中却無燈光重現，也不再見那女人推窗外望，意外的失敗，使神巫主僕全愕然了。顯然是歌聲雖如一把精緻鑰匙，但所欲啓闢的却另是一把鎖，縱卽或如歌中所說，唱一年也不能得到結果了。

神巫在愛情上的失敗是第一次，他懊惱他自己的失策，又不願意生五羊的氣，打五羊一頓，回

到家中就倒到床上睡了。

今夜的事只有天上的星子睜了眼睛見到。不過這見到了也不向他人言語的天上的星，是可信托一切不至使人失望的，不然在雲石鎮以及別一世界上的人，真有許多忌諱事不能在日裏做也不能在夜裏做了。

第三天的事

五羊在族總家的廚房中，與一個肥人喝酒。時間是早上，吃早飯以後，那胖廚子已經把早上應做事做完了。他們在那灶邊大櫈上，各用小葫蘆量酒，滿葫蘆酒嚕啾啾嚕向肚中灌，人有了三分酒意。這個人，全無酒意時是另外一種人。除了神巫同誰也難多說話的，到酒在肚中湧時，五羊不是通常五羊了。不吃酒的五羊，話只說一成，聰明的人可以量出兩成，到有了酒他把話說一成，若不能聽五成

就不行了。

肥人是廚子，應屬於半東家之例的，也有了酒意，就同五羊說：

“你那不懂風趣的主人，到底有不有一個婦人影子在他心上？”

五羊說：

“豈止——”

“有三個——五個——十五個——一百個？”

肥人把數目加上，很容易。

五羊喝了一口酒不答。

“有幾個？哥你說，不說我是不相信的。”

五羊却說：

“哥，你相信吧，我那主人是把所有花帕族女子連你我情人算在內，都存在心頭的。他愛她們，所以不將身體交把那一個女子。一個太懂愛情的人都願意如此做的，做得到做不到就看人了。可是——”

“爲甚麼他不把這些女人引到山上每夜去睡

一個？”

“是吧，爲甚麼我們不這樣辦？”

肥人對五羊的話奇怪了，含含糊糊的說：

“哈，你說我們，是吧，我們就可以這樣辦。天知道，我是怎麼處治了愛我的女人！但是爲甚麼你不學你的主人？”

“他學我就好了。”

“倘若是學到了你的像貌，那可就真糟糕。”

“受麻煩的人却是像貌很好的人。”

“那我願意受一點麻煩，把像貌變標緻一點。”

“爲甚麼你疑心你自己不標緻呢，許多比你更壞的人他都不疑心自己的。一個麻子的臉上感覺是自己的，並不是別人，不然爲甚麼不當麻子的面時我們全不覺到可笑呢？”

“喝！”

“喝！”

兩人一舉手，葫蘆又逗在嘴上了。彷彿與女人

親嘴，兩人的葫蘆都一時不能離開自己的口。與酒戀愛是廚子比五羊還來得有交情的，五羊到後像一堆泥，倒到燒火櫬旁冷灰中了，廚子還是喝。

廚子望到五羊棄在一旁的葫蘆已空，又爲量上一葫蘆，讓五羊抱到胸前，五羊抱了這葫蘆却還知道與葫蘆口親嘴，廚子則望到這情形。還能笑。

“哥，聽說人矮了可以成精，這精怪你主人能趕走不能？”

睡在灰中的五羊，含糊的答道：“是罷，用木棒打他，就走了。”

“不能打！我說用的是道法！”

“念經吧。”

“不能念經。”

“爲甚麼不能？唱歌可以抓得住精怪，念經爲甚麼不能把精怪嚇跑？近來一切作興用口喊的”。

“你是放狗屁。”

“就是這樣也好，你這比擬很近的。比那些流

別人血做官的方法是好一點吧。我說的，決不翻悔。……哥，你爲甚麼不去做官？你用刀也殺了一些了，殺雞殺豬有什麼不同。”

“你說無用處的話。”

“什麼是有用？凡是用話來說的不全是無用嗎？無用等於有用，論人才就是這種說法；有用等於無用，所以能幹的就應當被割了。”

“你這是念咒語不是？”

“跟到神巫的僕人若就會念咒語，那麼……”

“怎麼？”

“跟到神巫的僕人是不會咒語的，不然那跟到族總的廚子也應有品級了。”

廚子到此思索了，把葫蘆搖着，聽裏面還有多少酒。他倚立在灶邊，望到五羊蜷成一個球倒在那灰堆上，呼呼已起了。他知道五羊是夢到在酒池裏溺水，這時他也不想跳下這酒池，就又是一葫蘆酒嚕嚕喝下。這人不久也醉倒到灶邊了，這裏的

灶王，脾氣照例是非常和氣的，所以見到這兩個醜鬼如此爛醉，也從不使他們肚痛，若是到別一處，恐怕那可不行，至少也非罰款不能了事的。

五羊這時當真夢到什麼了呢？他夢到仍然同主人在一處，同站在昨晚上那女人家門外窗下，星光下輕輕的唱歌。天上星子如月明，光照到身上，主人威儀如神，溫和如羊，而超拔如鶴。身旁仍然是香花，花的香氣却近於春蘭，又近於玫瑰。主人唱歌厭倦了，要他代替，他不辭，就唱道：

“要愛的人，你就愛，你就行，你莫停。

一個人，應當有一個本分，你本分？

你的本分是不讓我主人將愛分給他人，

勇敢點，跳下樓，把他抱定放鬆可不行。”

五羊唱完這體面的歌，就彷彿聽到女人在樓上答道：

“跟到鳳凰飛的鴉，你上來，你上來，

我將告給你這件事情的黑白。

別人的事你放在心上，不能忘，不能忘，
你自己的女人究竟在什麼地方？”

五羊又儼然答道：

“我是神巫的僕人，追隨十年，地保作證，
我主人有了太太，他也將不讓我獨睜。
倘若主人高興，送丫頭把我，只要一個，
做事愚蠢的五羊，天冷也會爲老婆捏腳。”

女主人就把一個丫頭擲下來了，丫頭白臉長身，而兩乳高腫，五羊用手接定，覺得很輕，還不如一籮穀子。五羊把女主人所給的丫頭，放到草地上，像陳列寶貝，他望到這個歡喜極了；他圍繞這彷彿是熟睡的女子打轉，跳躍如過年。他想把這人身體各部分望清楚一點，却總是望不清楚。本來望到那乳，久望一點却又變成兩個饅頭了。他另外又望到別一個東瓜，又望到一個小杯子，又望到一碗白嫩蘿卜，又望到……

奇奇怪怪的，是這行將爲他妻的一身。本來是

應當說‘用’的，久而久之都變成可吃的東西了。他得在每一件東西上嚐嚐，或吮一次，或用舌舔，一切東西的味道皆如平常一切菓子，新鮮養人，使人忘飽。

他在略知道到癢足時候才偷眼望主人，主人可完全兩樣，只一個人孤孑的站在那山茱莉旁邊，用手遮眼睛，不看一切。五羊走過去時神巫也不知。五羊大聲喊，也不應。五羊算定是女人不理主人了，就大喉嚨唱道：

“若說英雄應當是永遠孤獨，那獅子何處得來小獅子？

若主人被女人棄而不理，我五羊將閹割終生！”

不知如何，他又覺得真是應當在主人面前閹割的時候了，他有點怕痛，又有點悔，就借故說須到前面看看，到了前面他見到廚子，腆着大的肚子，像廟中彌勒佛，心想這人是吃肉太多了，就隨

意在那胖子肚上踢了一腳，胖子捧了大肚皮在草地上滾，草也滾平了。五羊望到這情形，就只笑，全忘了還應履行自己一件責任了。

過不久，夢又不同了。他似乎同他的主人往一個洞中去，主人哭，大約爲失了女人，在路上則無數年青女人用唱歌嘲笑這主僕二人，嘲笑到兩人的臉嘴，說是不高明，五羊就望到主人同自己，真似乎全都蒼老了。鬍子很硬的全不客氣的從嘴邊茁出芽來了，他一面偷偷的拔嘴上的鬍子，一面低頭走路，他經過的地方則全是墳，且可以看到墳中平臥的人，還有爛了臉裝着一幅不高興神氣的。他臨時記起了避魔咒的全文了，這咒語，在平時，可是還不能念完一半的。這時念咒語走路，然而仍聽得到山茉莉花香氣，只不明白這香氣應從何處吹來。

.....

在醉中，這僕人是真肆無忌憚的做過一切事

了。若非給神巫用一瓢冷水澆到頭上，還不知道他尚有幾個鐘頭才能酒醒的。當他能睜眼望他的主人時，時間已是下午了。望到主人他想起夢中事，霍然一驚，餘醉全散盡了，立起身來才明白在柴灰中打了滾，全身是灰。他用手摸他的頸同臉，莫名其妙臉上頸上爲水所濕，還以爲落雨，因爲睡到當天廊下，所以雨把臉濕了。他望到主人，却向主人笑，不知爲什麼事而笑，又總覺得好笑不過，所以接着就大笑了。

神巫說，“荒唐東西，你還不清醒嗎？”

“清醒了，不落雨恐怕還不能就醒！”

“甚麼雨落到你頭上？你是一到這裏來就像用糟當飯的，他日得醉死。”

“醉得人死的酒，爲甚麼不值得喝！”

“來！跟我到後屋來。”

“噤”。

主人就先走了。五羊站起了又坐下，頭還是昏

昏的，脚杆也很軟，走路不很方便。他坐下之後，慢慢的把夢中的事歸入夢裏，把實際歸入實際，記起了這時應爲主人探聽那件事了，就在地下各處尋找那廚子，那一堆肉體終於爲他發現在碓邊了，起來取瓢舀水，也如主人一樣，把水潑到廚子臉上去。廚子先不醒，到後又給五羊加上一瓢水，水入了鼻孔，打了十來個大嚏。口中含含糊糊說了兩句‘出行大吉’‘對我生財’，用肥手抹了一下臉嘴，慢慢的又轉身把臉側向碓下睡着了。

五羊望到這情形，知道無辦法使廚子清醒，縱是此時失火大約這人也許不會醒了，就拍了拍自己身上灰，趕到主人住處後屋去。

到了神巫身邊，五羊恭敬垂手站立一旁，脚腿發軟只想蹲。

“我是不知告你多少次了，總不能改。”

“是的，主人。一個小人的惡德，是并不與君子的美德兩樣，全是自己的事，天生的。”

“我要你做的事怎樣了呢？”

“我並不是因為她是‘籠中鳥’的原故疏忽了職務，實在是爲了…”

“除了爲喝酒我看不出你有理由說謊的。”

“一個完人總得說一點謊的，我并不是完人，決不至於再來說謊！”

神巫煩惱了，不再看這個僕人。因爲神巫發氣，一面脚久站了當不來，一面想取媚主人，請主人寬心，這僕人就乘勢蹲到地上了。蹲到地上無所言，他就用指頭在地面上作圖畫，畫一個人兩手張開，向天求助情形，又畫一個日頭，日頭作人形，圓圓的臉盤，對世界發笑。

“五羊，你知道我是心中極其懊惱的，想法過一個地方爲我探聽詳細那一件事罷。”

“我剛才還夢到——”

“不要說夢了，我不問你做夢的事。你只到別處去，問清楚我所想知道那一件事，你就算成功

了。”

“我決對就去。(他站起來)不過怪得很，我夢到——。”

“我無功夫聽你說夢話，要說，留給你那同志酒鬼說罷。”

“我不說我的夢了，然而假使這件事，研究起來，我相信是有人感到趣味的。我夢到我——”

神巫不讓五羊說完，喝住了，五羊并不消沉，見主人實在不能忍耐，就笑着立正，點頭，走出去。

五羊今天是已經把酒喝够了，他走到雲石鎮上賣糍粑處去，喝老婦人爲尊貴體面神巫的僕人特備的蜜茶，吸四川金堂旱烟葉的舊烟斗，其樂如候補的仙人。他坐到蒲團上問那老婦人爲甚麼女人如此對神巫傾心，他想把理由得到。賣糍粑的老婦人就說出那道理，平常之至，因爲‘神巫有可給世人傾心處。’

“我有不有？”他意思是問有不有使女子傾心

的理由。

“爲甚麼不有？能接近神巫的除你以外還無別一個。”

“那我真想哭了。若是一個女人，也只像我那樣與我主人接近，我看不出她會以爲幸福的。”

“這時花帕族年青女人，是那怕神巫給她們苦吃，也願意！只是無一個女人能使神巫心中的火把点燃，也無一個女人得到神巫的愛。”

“恐怕還有罷，我猜想是總有一個女人，心與我主人的心接近，勝過我與我主人的關係。”

“這不會有的事！女人成羣在神巫面前唱歌，神巫全不理會，這驕傲男子，那里能對花帕族女人傾心？”

“伯娘，我試那麼問一句：這地方，都不會有女人用她的歌聲，或眼睛，揪着了我主人的心麼？”

“沒有這種好女子，我是分明的，花帕族女子配作皇后的，也許還有人，至於作神巫的妻是無一

個的。”

“我猜想，族總對我主人的優渥，或者家中有女兒要收神巫作子婿。”

“你想的事並不是別人所敢想的事。”

“伯娘，有了戀愛的人胆子是非常大的。”

“就大胆，族總家除兩個小孩女以外也只一個啞子寡媳婦，啞子胆大包天也總不能在神巫面前如一般人說願意要神巫收了她。”

五羊聽到詫異了，啞子媳婦是不是——？他問老婦人，說：

“他家有一個啞媳婦麼？像貌是……”

“一個人啞了，像貌說不到。”

“我問得是瞎了不瞎？”

“這人是有一對大眼睛的。”

“有一對眼睛，那就是可以說話的東西了！”

“雖地方上全是那麼說，說她的舌是生在眼睛上，我這蠢人是看不出來的。”

“我的天——”

“怎麼咧？‘天’不是你這人的，應當屬於那美壯的神巫。”

“是，應當屬於這個人！神的僕人是神巫，神應歸他侍奉，我告他去。”

五羊說完就走了，老婦人全不知道這是什麼用意。

不過走出了老婦人門的五羊，望到這家門前的臙脂花，又想起一件事來了，他回頭又進了門。婦人見到這樣子，以為愛情的火是在這神巫僕人心上熊熊的燃了，就說：

“年青人，什麼事使你如水車忽忙打轉？”

“伯娘，因為水的事侄兒才像水車……不過我想知道另外在兩里路外有嵎樓附近住的人家還有些什麼人，請你隨便指示我一下。”

“那里是族總的親戚，還有一個啞子，是這一個啞子的妹，聽說前夜還到道場上請福許愿，你或

者見到了。”

“……”五羊點頭。

那老婦人就大笑，拍手搖頭，她說：

“年青人，在一百匹馬中獨被你看出了兩隻有疾病的馬，你這伯樂將成為花帕族永遠的笑話了。”

“伯娘，若果這真是笑話，那讓這笑話留給後人罷。”

五羊回到神巫身邊，不作聲。他想這事怎麼說為好？還想不出方法。

神巫說，“你是到外面打聽酒價去了。”

五羊不分辨，他照到主人意思，說“的確是探聽明白的事正如酒價一樣與主人戀愛的事無關。”

“但說說我聽。”

“主人要聽，我是不敢隱瞞一個字的。只請主人小心，不要生氣，不要失望，不要怪僕人無用……！”

“說！”

“幸福是變生的，僕人探聽那女人結果也是如此。”

神巫從椅上跳起來了。五羊望到主人這樣子更把臉爛了。

“主人，你慢一點歡喜罷，據人說這兩個女人的舌頭全在眼睛上，事情不是假的！”

“那應當是眞事！我見到她時她真只用眼睛說話的。一個人用眼睛示意，用口接吻，是頂相宜的事了，要言語做什麼。”

“……”五羊待要分明說這是啞子，見到主人高興情形，可不敢說了。他就只告給神巫，說是到神壇中許愿的一個是遠處的一個，在近處的是族總的寡媳，那人的親姐。

因爲花帕族的諺語是：“獵虎的人應當獵那不曾受傷的虎，才是年青人本分，”這主僕二人於是決定了今夜的行動。

第三天晚上的事

到晚來，忽然刮風了，落雨了，像天出了主意，不許年青人荒唐。天雖有意也不能阻攔了這神巫主僕二人。正因為天變了卦，凡是逗在大路上，以及族總門前，鎮旁砦門邊的女人，知道天落了雨，神巫不至於出門，等候也是枉然，因此無一個人攔路了。既然這類近於絆腳石的女人，不當路，他們反而因為天雨方便許多了。

吃過了晚飯，老族總走過神巫住處來談天，因

爲天氣忽變，願意神巫留到雲石鎮多住幾天。神巫還不答應，五羊說：

“一個對酒有嗜好的人，實應當在總爺廚中留一年，

一個對女人有嗜好的人，至少也應當留半……”

五羊的話爲主人喝住不說了，老族總明白神巫極不歡喜女人，見到神巫情形不好，就說：

“在這裡委屈了年青的師傅了，真對不起。花帕族女人用不中聽的歌聲麻煩了神巫，天也厭煩了，所以今天落了雨。”

神巫說，“祖父說那里話，一個白臉族平凡男女，到這裡得到全鎮父老姊妹的歡迎，他心裡真過意不去！天落雨這罪過是仍然應歸在神的僕人頭上的，因爲他不能犧牲他自己，爲人過於自私。不過神可以爲我證明，我並不希望今夜落雨啊！”

“自私也是好的，一個人不能愛自己他也就無

從愛旁人了。花帕族女人在愛情上若不自私，滅亡的時期就快到了。”

神巫不敢答話，就在旁中打圈走路，用一個勇士的步法，輕捷若猴，沈重若獅子，使老族總見了心中喝彩。

老族總見五羊站在一旁，想起這人的酒量來了，就問道：

“有光榮的朋友，你到底能有多大酒量？”

五羊說：“我是吃糟也能沈醉的人，不過有時也可以連喝十碗。”

“我聽說你跟到過龍朱矮僕人學歌的，成績總不很壞吧。”

“可惜人過於蠢笨，凡是那矮人爲龍朱盡過力的事我全不曾爲主人作到。”

“你自己在吃酒以外，還有什麼好故事沒有？”

“故事是有的。大概一個體面人才有體面的事，所以輪到五羊的故事，也都是笑話了。我夢到女主

人賞我一個婦人哩，是白天的夢。我如今只好極力把女主人找到，再來請賞。”

老族總聽到這話好笑，覺得天真爛漫的五羊，嗜酒也無害其心上天真，就戲說：

“你爲你主人做的事也有一點兒‘眉目’沒有？”

“有‘目’不有‘眉’。……哈哈，是這樣罷，這話應當這樣說罷。……天不同意我的心，下了雨！”

“不下雨，你大約是可以打火把到滿村去找。”老族總說完打哈哈笑了。

“不必這樣費神，——”五羊極認真的這樣說，下面還有話，神巫恐怕這人口上不檢，誤了事，就喊他擎外廊的馬鞍進來，恐怕雨大漂濕了鞍韁。五羊走出去了，老族總向神巫說：

“你這個用人真是不壞。許多人因爲愛情把心浸柔軟了，他的心却是泡在酒裏變天真的。”

神巫不作答，用笑表示老人這話有道理。他仍

然在房中來回走着，一面聽到外面的風雨撼樹的聲音，想起另一個地方的山茉莉與臘脂花或者已爲風雨毀完了，又想起那把窗推開向天吁氣女人的情形，又想起在神壇前流淚女人的情形，忽然心燥起來了，眉纒聚在一處，忘了族總在身邊，頓足喊五羊。五羊本是候在門外廊下，聽到喊就進來了，問要什麼。神巫又無可說了，就順口問雨有多大，一時會不會止。

五羊看了看老族總，聰明的回答神巫道：

“還是儘這雨落罷，河中水消了絆脚石就會出現！”

神巫不理會，仍然走動。老族總就說：

“天落雨，是爲我留客，明天是不必走了，等候天氣晴朗時再說。”

“……”神巫想說一句什麼話，老族總已注意到，神巫到後又不說了。

老族總又坐了一會，告辭了，老族總去後不

久，神巫便問五羊褰衣預備好了沒有？五羊說天氣太早，還不到二更，不合宜。於是主僕二人等候時間，在雨聲中消磨了有半天。

出得門時已半夜了。風時來時去。雨還是在頭上落。道路已成了小溪，各處岔道皆流水。在這樣天氣下頭，善於唱歌夜鶯一樣的花帕族女人，全歛聲息氣各在家中睡覺了。用褰衣裹了身體的主僕二人，出了雲石鎮大砦門，經過無數人家，經過無數田壩，到了他們所要到的地方。

立在雨中望面前房子，神巫望到那燈光，仍然在昨晚上那一處。他知道這一家男子睡了覺，仍然是女子未曾上床。他心跳動越過那山茉莉的低籬，走到窗下去。五羊仍然蹲到地下，要主人踹踏他的肩，神巫輕輕的就上了五羊的肩頭。

今夜窗已關上了，但這窗是薄棉紙所糊，神巫仿照劍客行爲，把窗紙用唾液濕透，通了一個小窟窿，就把眼睛向窟窿裏望。

房中無一人，只一盞燈搖搖欲熄。再向床前望，床邊一張大木椅上是一堆白色衣裙，床上蚊帳已放下，人睡了。神巫想輕輕的喊一聲，又恐怕驚動了這一家其餘的人。他攀了窗邊等候了許久，還無變動。女人是已經熟睡，或者已做夢夢到在神巫身邊了。神巫眼看到燈是快熄，再過一陣若仍無辦法就更不方便了，他縮身下地，把情形告給五羊。五羊以爲就是這樣翻了窗進去，其餘無更好辦法，他說請聰明的龍朱來做此事也只有如此，若這一點勇氣也缺少，那將永遠爲花帕族女人笑話了。

神巫應允了，就又踮到五羊的肩爬到了窗邊。然而望到那帳子，又不敢用手開窗了。他不久又跳下了地。

上去，下來，上去，下來，……一連七八次，還無結果。到後一次下了決心，他仍然上到五羊的肩頭。他將手從那窗的格中伸了進去，摸到了窗上的鉄扣，把扣輕輕移去，窗開了。開了窗，五羊先是

蹲着，這時慢慢的用力站起，於是這忠實的僕人把他的主人送進窗裏去了。五羊做畢這事以後，肩頭上的泥水也忘記拍去，只站在這窗下淋雨。他望到那窗裏的燈光，目不轉睛。他耳朵則彷彿已扯長到了窗上。他不能想像這時的主人是什麼情形，但他把雨風一切面前的事也忘了。忽然燈熄了，這僕人幾乎喊出聲來，忙咬着蓑衣的邊沿，走遠一點。

爲了忘記把窗關上，一陣風來，無油的燈便吹熄了。燈熄了時神巫剛身到床邊，正想用手揸那細白麻布帳子。燈一熄，一切黑暗，神巫茫然了。過了一陣他記起身邊有‘取燈’了，他從身上摸出來刮燃，又把燈点上，五羊在外面見了燈光，又幾乎喊出聲來。燈燃了時他又去揸那帳子，這年青無經驗的人在虎身邊時還無如此害怕，如今可是全身發抖在那行爲上。

還有更使他吃驚的事，在把帳門打開以後，原來這裏的姊妹兩個，并在一頭，神巫疑心今夜的事

完全是夢。

.....

.....

疑心是夢的事是只有永遠疑心！

一九二九年五月付印
一九二九年七月發行
1——2000冊

實售大洋三角五分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